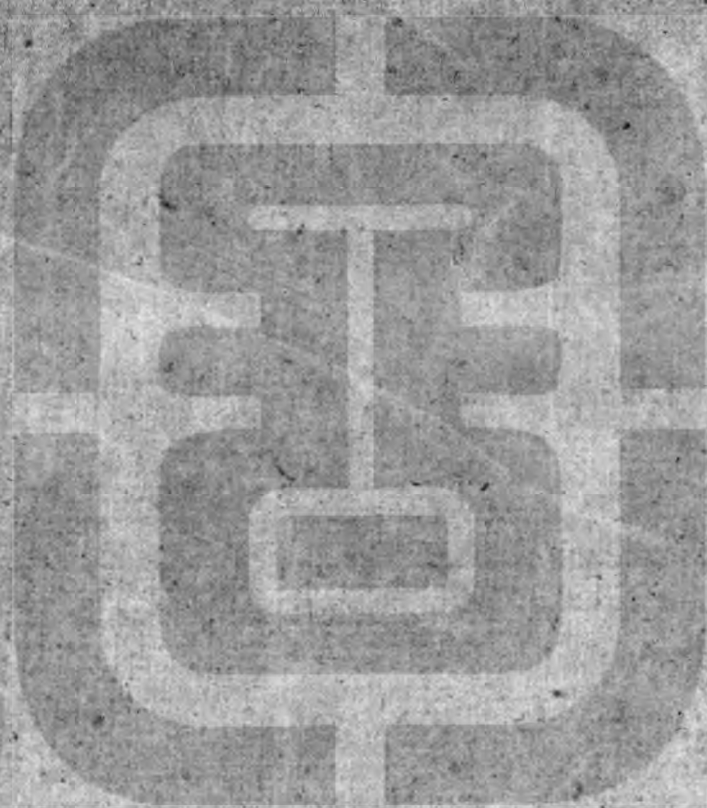


申

14



鹽法考略

明 古粵邱 濬仲深編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

呂祖謙曰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
潤下之性亦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結爲鹽種類甚
多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種之外又有出于地
出于山出于木石者大抵鹽乃生民日用之不可闕
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在也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

散鹽

煮水為之者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

今戎

后及世子亦如之

劉彝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為者有積于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出于自然與夫元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鹽鹽為虎形以共食昭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

侯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于土中其味甘焉

管仲說齊桓公伐菹

枯草也

薪煮海水為鹽令北海之眾

無得聚庸

功也而煮鹽

馬端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云夫人子則喜奪則怒先王見去聲予之形而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其意不過巧為之法陰奪民

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爲有自來矣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利至武帝時孔僅桑宏羊

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募民因官器作至昭帝之世

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官又桑宏羊反覆

論難所以鹽權不能廢宏羊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

廢也元帝雖暫罷而用度不足三年而復之自此之後

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古今相爲終始

考鹽名始于禹然以爲貢非以爲利也至周始與

民共利之然亦未嘗有禁法自管仲興鹽筴策也以

奪民利始開鹽禁猶未設官也漢武帝時孔僅桑

宏羊之徒始置鹽官立權禁然利止西北未徧東

南唐至第五琦劉晏講明殆盡而天下之賦鹽居

其半然猶官鬻未始召商宋至雍熙令商人輸芻

粟塞下而給以鹽鹽之開市自宋始以此知天下

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

甄琛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

元勰音襲曰聖人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

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爲共大官之用胡寅折衷
而言之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
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皆
未得中道也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
政平而害息矣

唐劉晏爲鹽鐵使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
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饌百
官祿俸皆仰給焉

利也

劉晏雖善于理財然知厚于取利可以得利而不知薄于取利可以大得

按宋人召商中鹽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
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
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實
邊足用之良法也我本朝于天下產鹽之地設轉
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
地方每引以二百觔爲袋帶耗五觔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定立則例
出榜召商中納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
各有次第課謂之常設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
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卽與支給謂之存積鹽

存積既興常股遂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欲救今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預令竈戶先于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券然後舉火每盆煮鹽以一引爲則其盆皆官爲之給引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商賈買鹽之後官給鈔引俾于行鹽地方發賣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以爲公費所得鹽錢貯于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

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旣行不必追徵于竈戶也不必中給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以此先行于兩淮俟其有驗以漸行于兩浙山東河閒焉若夫池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或仍其舊或別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林駟曰宋朝鹽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

按今兩京之閒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
鹽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

陸分隔今則一水可通請行宋人轉船之法此因欲行

牢盆之法慮前日之中納聽支之客遇有官軍運

商無鹽可給故又行運船帶鹽之法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鹽每引量

與脚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于兩岸委

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

即與折算如此則官可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

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

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閒支

給完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

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

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與

執照給以見鹽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息矣

自其始也... 亦足以美矣

如金印... 亦足以美矣

志田... 亦足以美矣

人自... 亦足以美矣

二平... 亦足以美矣



錢法纂要

明 古粵邱 濬仲深編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按此鑄幣之始然皆緣水旱以救濟飢困非專以阜通貨財也

又曰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

卽泉布也

爲下

幣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

衡

後世所謂平準義蓋出此

太公立九府

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

圜法

謂均

而通錢圓函方輕重以銖

司市以商

通賈物阜也

貨而行布國凶荒札喪則市無

征而作布

布即泉也泉即錢也泉取其流布取其布行布者欲其流布行使也市無征而作布以民

之物貴乃鑄錢以饒民也

按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

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

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

而錢無不通故也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

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

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

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偏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

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此後世論錢貨

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也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

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

賈山曰錢者亡用物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

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南齊孔頴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

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泉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與之以多物少則與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然自九府圜法

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漢初錢太輕或為

八銖秦錢太重或為四銖不知數變矣惟漢之五銖武帝

以錢輕易作姦詐乃更置五銖至宋不廢以其得輕重之宜也為得其中五銖之

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千或為鵝眼緹縵或為荇葉

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高祖所鑄每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

中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

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

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如南齊孔覲所謂不惜銅

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

考不惜銅則體質厚而肉好適均不愛工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亦不爲矣况冒禁犯法而爲之哉宋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國用日耗

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眾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故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宋朝鑄錢比前代爲多大

抵國計仰給于此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爲政者烏可輕變成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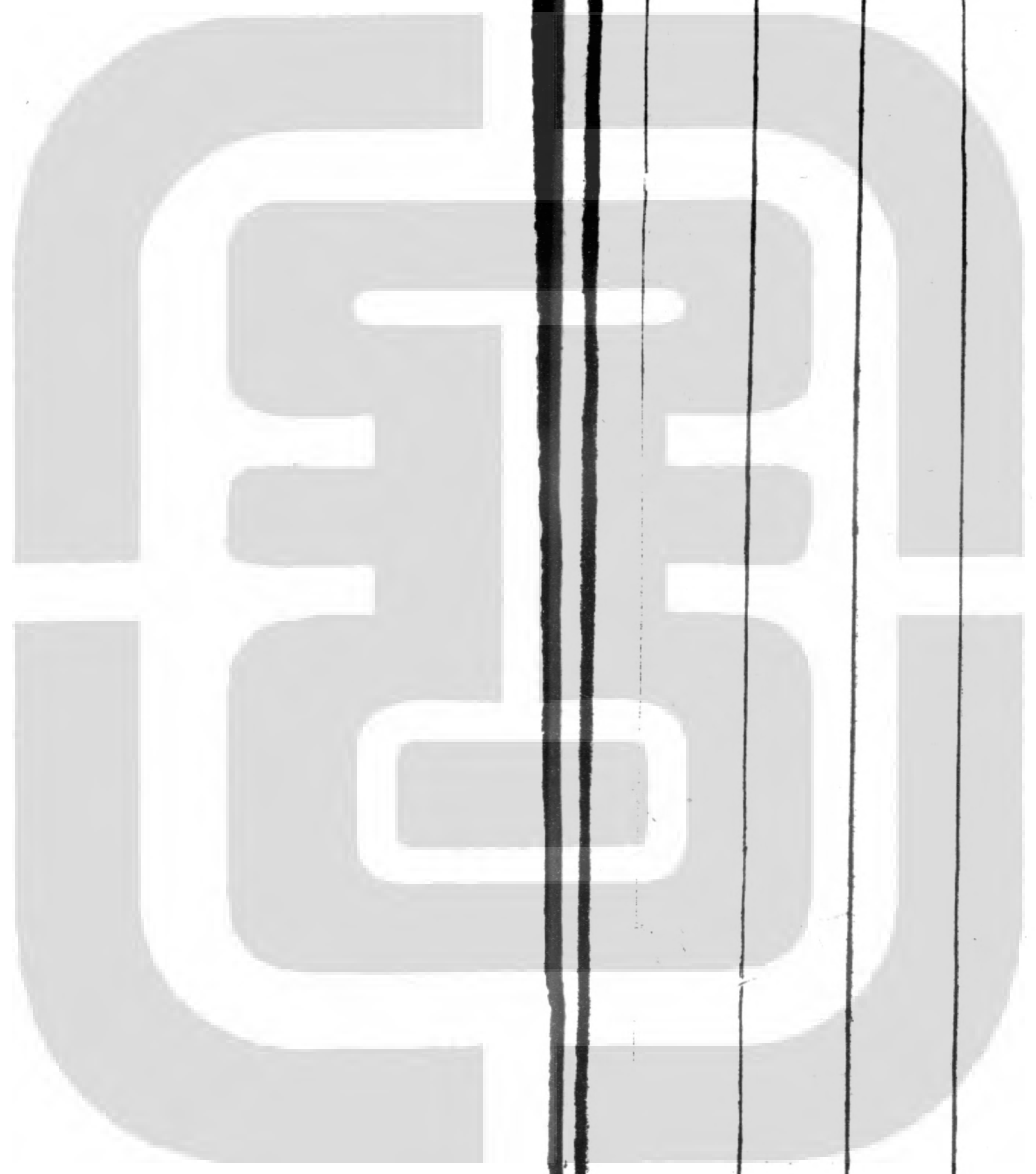
附楮法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傅別者民間稱貸之符驗非以交易也然以空文質實其原肇於是矣漢有皮幣唐有飛錢皮幣造于武帝然用之薦璧以朝覲聘享耳飛錢造于憲宗合券以取錢非真以此爲錢也然以他物代金銀則權輿於此矣宋張詠鎮蜀患錢之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

而換之至薛田張若谷則請置交子務以權出入自是
 以後又謂之會子謂之錢引謂之關會而始真以楮為
 錢矣逐使蔡倫之智楮制始于漢之蔡倫與太公之法竝行于天
 下可嘆也已

按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行之既久意外弊
 生錢之弊在于偽鈔之弊在于多所以通行鈔法
 者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
 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
 以權之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

而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矣



國賦紀略

明 上虞倪元璐玉汝輯

黃冊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于版唐武德七年令天下戶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宋州縣有丁口版簿大明會典曰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十年一造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惟丁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帶管于

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一本進戶部轉送南京後湖收架委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每五日一次過湖晾曬

賦役

文獻通考曰古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無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漢高祖初爲算賦唐會要曰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產

定爲三等後又爲九等宋爲五等大明會典曰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入戶仍開軍民竈匠等籍除排年里長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點差

稅糧

春秋魯宣公稅畝唐志曰自開元後租庸調法弊代宗始以畝定稅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沒官田

學海類編
每畝一斗二升

屯田

漢西域傳曰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渠犂又桑宏羊奏遣屯田卒益種五穀于張掖酒泉大明會典曰國初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自後徧于天下大率衛所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云永樂五年各按察司增僉事一員盤糧屯種正統二年提督屯田

水利

沿革曰井田廢溝澮堙水利所以作也通典曰魏文侯使李悝作水利大明會典曰各處開埧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

漕運

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之始也國朝自永樂遷都于北軍國之需仰給東南漕運之法日益詳備令于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

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農桑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用里布注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國初令天下農民凡有五畝至十畝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有司親視不種桑麻木棉者使出絹麻棉布各一匹每畝起科麻八兩縣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徵租

草料

唐志曰太宗正觀中始稅草以給諸閑大明會典曰凡各處倉場收種草料以備軍馬往來支用草於本處照田徵收料于秋糧內折納其後令官軍自採野草備用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內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採打置場收納歲有常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

鹽課

呂東萊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法自管仲相桓公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至漢武帝時孔僅桑宏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大明會典曰凡天下辦鹽去處每鹽二百斤爲一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客商發賣各照

行鹽地方其課專以供給邊方糧餉賑濟水旱凶荒故
漢武以來鹽法條件因時漸密

鹽鈔

瑣綴錄曰國朝頒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
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頒已數世矣而民歲折銀
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

茶課

唐會要曰德宗貞元九年張滂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
山要路定三等每十稅一大明會典曰官給茶引付產

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每引納錢
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不給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
付之又令陝西四川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文若無
主者令軍人薅種官取八分有司收貯于西番易馬

魚課

五季僭偽之時江浙荆湖淮南廣南福建一應江湖及
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大明會典曰各處河泊
所辦納魚課米鈔及魚油折納黃麻并魚線膠翎毛

銀課

周官艸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授之唐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大明會典永樂以後令浙江福建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等處銀礦坑場煎辦銀課差御史內官或本處三司提督開閉不時

水銀

宋產水銀有秦鳳商階四川置冶以官掌之大明景泰三年蠲除貴州思印江長官司原額水銀課其婺川縣板坑水銀場局水銀如舊

礬課

五代以來創務置官吏宋制白礬出晉汾防州無爲軍汾州之靈石縣綠礬出慈隰州池州之銅陵縣各置官典令有鑊戶煮造入官市洪武三年令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府桐城縣歲納礬課二十二萬七千斤每三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錢一百五十文

珠池

五代劉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號眉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于體而沒爲深者至五百尺

溺死者甚眾後廢未幾復置容州海峽大明洪武三十年
五年差內官于廣東布政司起取蠶戶採珠宏治七年
差太監一員看守廣東廉州府楊梅青鶯平江三處珠
池兼巡捕廉瓊二府并帶管永安珠池

竹木

唐德宗時趙贊請天下所販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之大
明洪武初于龍江大勝港永樂六年于通州白河盧溝
通積廣積俱設局照例抽分客商興販竹木等項

柴炭

月令季秋乃令伐薪爲炭大明會典曰國初供應柴炭
悉于沿江廬州并龍江瓦屑二場取用及永樂遷都于
北則白羊口黃花鎮紅螺山等處採辦宣德開始設易
州山廠專官總理而派辦運納各有定例

商稅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又曰古之爲市者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爾有賤丈夫焉必求
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故從而征之征商自
此賤丈夫始矣此蓋商賈之初有稅也

酒課

通典曰漢文帝時初榷酤沿革曰漢武帝始榷酒酤唐武宗置榷麴後唐明宗收麴稅大明令凡踏造酒麴貨賣者赴務投稅如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

榷醋

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利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常平倉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糴入

貴則減價糴出名曰常平文獻通考曰古今言糴糶斂散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悝仲兼主于富國悝專主于濟民後漢明帝欲置倉公卿多以爲便劉般曰外有利民之名而內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不便

義倉

通典曰隋文帝時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勸課當社共立義倉唐太宗時戴胄奏言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又韓仲良奏王公以下應墾田者畝

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賑給百姓始爲義倉蓋其
事自始也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詔諸州縣各置義倉
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儉給與人民

明漕運志

清 戶部右侍郎繡水曹溶編

永樂元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原出
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大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城
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
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
廩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則公私交便也
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

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洪武

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遼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爲海陸兼運

八年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共三百萬石有奇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通

河自濟甯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河岸衝決河道淤塞故于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甯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于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犒賞蠲他役及今

年臣租命宋禮總督之河南河水屢歲爲患先是
漕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
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
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十
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金純相度開浚
河命禮兼督之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爲源河水
出甯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甯而合置天井閘以分
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開河則居其西北流由新開
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甯至臨清

置十五閘以時啓閉又于甯陽築堤城垣遏汶水盡
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于汶泗夏秋霖潦泛
溢則馬常伯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甯分爲二
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
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
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甯
陽縣已築垣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
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
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况沙河一十里口故道具

存不必施工部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江岸倒塌命工部尙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尙書宋禮奏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舊河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河泄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爲之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

築護岸掃座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卻以橫木貫于椿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從之尙書宋禮薦其才擢爲工部右侍郎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于江

十三年三月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于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初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埧渡淮以達清河輪輓甚艱故

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鴨陳口
僅二十里與清江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
漕舟瑄從之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
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閘曰移
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
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
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
貯江南輸稅徐州濟甯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
以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甯倉河南
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于淮
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
官軍于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爲支運年凡四次河淺
膠舟處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
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淺船
三千餘艘海運遂罷凡漕渠在齊魯閒者宋禮功爲
多在江淮閒者陳瑄功爲多

十四年設淮安之清河福興徐州之沽頭金溝山東之
谷亭魯橋等閘各置官于是漕運始達通州

宣德五年三月陳瑄復言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兌軍便帝是其議改爲兌運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失初意矣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于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三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成化四年初正統閒漕米入庾始有銳至是帝詰銳米

戶部執曝揚之數取米石一其銳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爲耗巡撫江南邢宥修復運河埧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埧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閒埧閘漸頽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船多覆溺天順閒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卒是成之

七年罷爪淮兌運并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兌各附近水次其爪淮者于原耗外益以脚米四倉故無耗者

準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尋復定兌運改兌之額河
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
境別貯額外米于臨德曰預備米以備漕米之撥補
也先是宣德閒定耗例二米一他物蓋倣洪武時附
載土物之意用以資君便民至成化爲改兌法則悉
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便

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一萬
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初宏
治中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

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備饒鋪墊之用要
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
時軍卒饒逸漕運于斯爲盛亡何漕撫李蕙請齎餘
貯庫聽來年缺者貸償之上可其奏著爲令嘉靖初
河漕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人緩急有濟若貯漕庫
非法也大學士費宏言衛軍終歲勤勞給京軍幸有
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驩然久之戶部言輕齎之費
倉爲甚譬雀鼠之嚙蟣蝨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
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

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萬歷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至是
議復築之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
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
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塌損改建于甘羅城北仍
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發折新莊
閘又改福興閘于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
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埧惟信字埧久廢不用智禮二

埧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埧與清江閘相鄰恐
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內復命官修揚州高寶運河減
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九年于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
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
避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四
橋右堤長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又議淮由昭靈
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

學海類編
八
事功
閘以避戚港之漚

十二年揚州高寶運道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宏濟河

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遞興然皆方物筐篚非秭秬粟米負重致遠也秦人輸粟入邊十鍾而致一石蓋難之矣漢興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輔唐郡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再桴罕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率百官就食東京奉天告圍蔓菁採食韓滉粟至脫巾撤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置兌倉號爲轉運此劉晏遺規非豐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戶以鹽盜出沒習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

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文皇遷鼎屢勤宵旰海漕
竝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
內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千年蠶叢不啓臨海咫尺
台宕猶遺自燕迄吳徑四千里逾江涉淮天限之已
然而平江築堤考自張吳丹徒王氣鑿由孫氏黃池
夫差之故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句吳之霸烈爲聖
主之驅除藉荒王之游幸啓千年之利涉至于渡淮
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洸沂汶泗魯郊多水齊擅
清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逾燕古今人力輸灌

裁通遠近地形蓄潴本盛蓋東南舟楫利盡人功西
北高平險因天設莫不枝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璧
合珠連已見百川之赴因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
以因山壘石計日成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汲者也稽
其道里之略京口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漕高郵
築堤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出黃初
鑿呂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
行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
皆引諸湖旣達濟甯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

皆會通河矣由天津閘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
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
津謂之衛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
入徑抵通州矣若夫江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
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董口朱衡之廬居夏村而
天井一閘南北之脊地如建瓴從老人白瑛之請出
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衛觀其神功此亦
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
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御試備官日記

宋 趙抃 私誌

二月二十六日晴

官赴崇政殿後水閣同直孺內翰貫之維端充編排

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

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舉人

王者通天地人賦

天德清明詩

水幾於道論 出老子道經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

駕

御藥院公文二道傳

宣精加考校

內臣二人傳

宣賜食并酒編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

二十八日晴

內臣傳

宣賜文儒二字

聖駕卯刻幸考校所編排經生

特奏毛詩十一人

特奏尚書九人

特奏明法四人傳

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傳

宣賜酒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王惟熙 祝諮諮 夏璋

覆考經學官 王彭 張兌 朱從道

詳定官 賈壽 吳中復

彌封官 傅求 王陶

出義官 王逢 傅卞 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風

聖駕幸考校所 起居四拜編排諸科卷子

宣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

聖駕幸覆考所 起居

宣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辭理精絕出眾特異無與比倫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於羣萃中堪為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文理俱通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文理精通於此等中仍分優

劣優即為第四等上

第五等

須必然合落者

謂文理疏淺退落無疑

不考 謂犯不考式

紕謬 謂所試之文並皆荒惡

六日陰寒

駕幸詳定所 起居

點檢官

孫坦 鄭穆

進士初考官

沈邁 司馬光 裴煜

陸經

進士覆考官

祖無擇 鄭獬 李紱

王瓘

點檢官

孫洙 王廣淵

詳定官

楊畋 何郟 王安石

對讀官

胡稷臣 蘇袞 傅堯俞

張次立 宋迪 周孟陽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

特奏名進士卷子

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

學海類編
駕幸詳定所 起居

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合又酒果冷食編排
進上卷子共一百號

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

駕幸編排所 起居訖進

呈進士卷子二道

御藥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編排進士
諸科等卷子

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乞送煇字號卷重詳定封彌關詳定五號
奏取

旨

御藥院關奉

聖旨看詳定奪靴襪觥觥蛸五號等事

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子家寶藏蓋清獻趙公手書也公
時爲右司諫直孺則翰林學士賈公黯貫之則
侍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年

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翠華以次
臨幸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且訓敕
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者矣嘗考

國史大中祥符元年書

帝徧至幄次諭李宗諤等各務精詳勿遺賢俊四年
書

皇清類編 卷之六 事功
帝徧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

帝幸考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七言詩賜晁迥等今日記所書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是皆恪守孫謀而又加詳焉於戲盛哉宜乎

天佑生賢名臣輩出坐致太平而又留爲奕世不窮之用近時

御試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復在殿後而

駕幸之議夔無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所補

豈獨文字之閒而已因備錄之嘉定癸酉立夏前二日劉昌詩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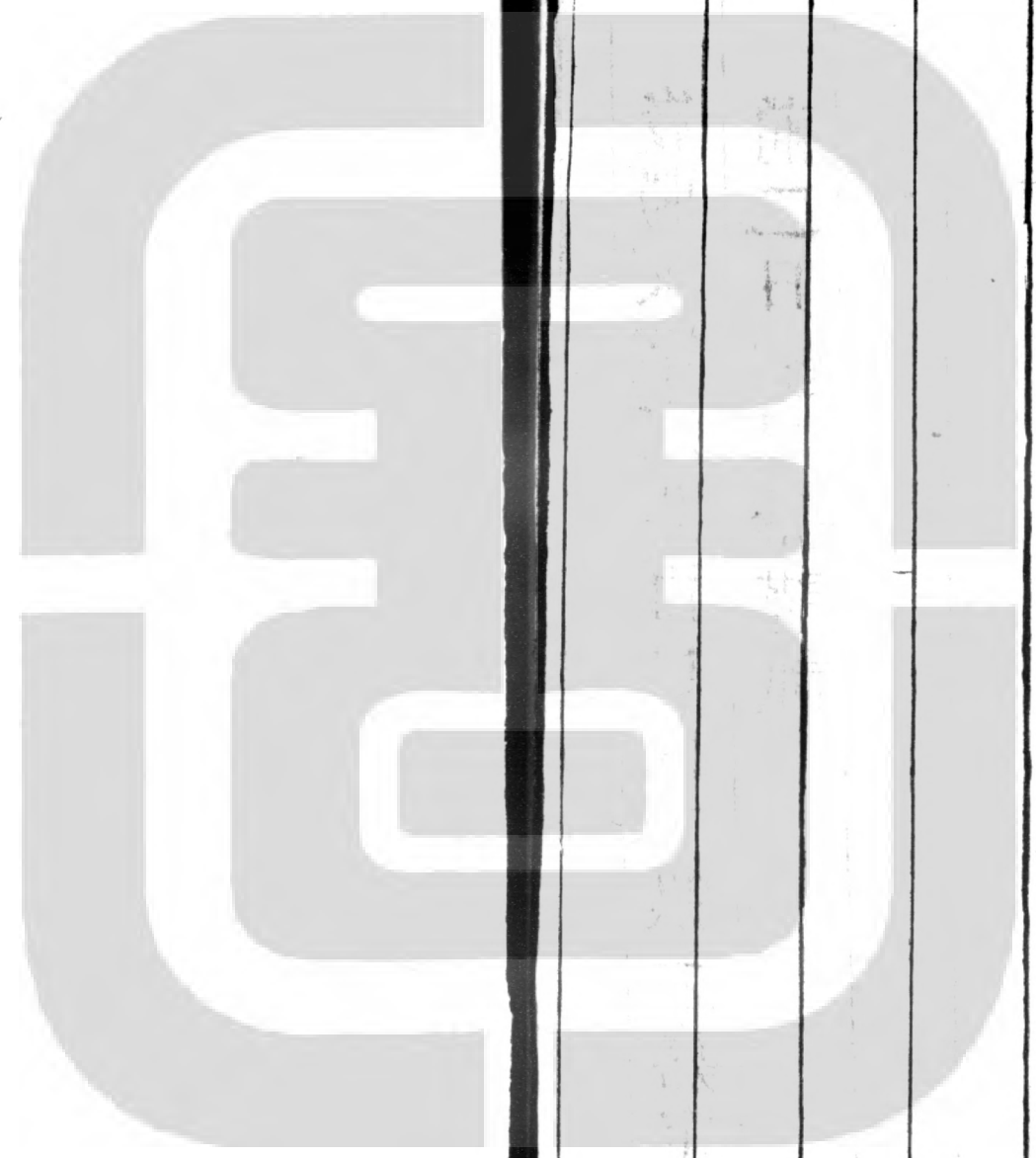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卷

四

七

學



進東宮備覽叙

臣嘗讀易觀乾之潛龍有儲君之義二爻之既潛而見則必存學聚問辨之誠三爻居潛見飛躍之間則必有進德居業之志今儲位既正矣學問德業其可已乎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臣之愚慮竊謂世子之生天命之攸屬也天命不可以不重故首之以始生生既長則必學故繼之以入學學不可以無教故繼之以立教教不可以不資諸人則曰師傅曰講讀曰宮僚次之然不能日資諸人也而術不可以不

擇誨不可以不廣習不可以不謹則擇乃術廣乃誨謹
乃習又次之夫如是學成而德修則可以承宗祧立國
本矣則又以主器正本次之本既正矣尤當以奉親爲
心以廣愛爲念故次以問安又次以友悌欲慰其親之
心者當盡乎己之心則逸在所當戒儉在所當崇分在
所當辨故必次以戒逸次以崇儉又次以辨分分既辨
矣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君臣家不可以不正也故正家
次之凡是數者猶恐其未能無過也過則必諫故規諫
又次之惟能去其己之過然後可以納其親子無過人

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故幾諫又次之至于撫軍監國
衰世之事而後世以爲當然故以是爲戒焉繇始生以
至監國析爲二十條釐爲六卷因以東宮備覽僭越投
進伏惟陛下聽政之餘賜以一覽宣示儲闈以見微臣
區區之誠庶幾爲學日益厥德日新以副君父教育之
意以貽宗社縣延之休實臣之至願臣不勝惓惓臣謹
序

進東宮備覽表

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兼莊文府教授臣陳模言安宗社定人心慶儲闈之
早建道問學尊德性往方訓之旁求直惟海岳之高深
不棄涓埃之微細輒殫一得期補萬分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臨法天剛健改絃易
轍將圖千歲之安主鬯承祧庸正萬邦之本繇政事紀
綱之復振見賢聖仁孝之益彰八柄詔王有左禹右皋
之佐四海仰德無南蠻北狄之憂凡偃武修文甯謐之

功皆問安侍膳從容之助天下既陰受其賜邦家其永
孚于休惟得人之爲難宜愛子之愈篤教尊官正已嚴
擇傅以隆師見博智明亦必驗今而考古臣迂愚末學
樸直孤忠濫陪渠觀之下陳莫報乾坤之大造愛君憂
國不勝畎畝之情記事纂言未免燈窗之習凡歷代編
遺之所載暨聖朝累葉之相傳舉其宏綱加以臆說少
贊進修之益仰塵閒燕之觀左右前後皆正人固何資
于愚慮詩書禮樂崇四術願多識于前言臣今所纂集
名曰東宮備覽共六卷釐爲二策謹奉表投進以聞冒

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言

進備覽後上宰相劄子

某至愚極陋比者不揆庸菲編類東宮備覽冒昧投進
政恐猥冗不擇上勤乙覽故撮其綱要僅爲二十條且
疏其義于左今又于二十條之中取其最切于今日者
有三敢申言之一曰擇妃嬪二曰簡宮僚三曰謹游習
某于正家一條謂擇妃嬪乃正家之始因援本朝韓持
國侍郎乞爲潁王擇妃事謂宜歷選勲望之家謹擇淑
哲之媛庶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時神宗納其
言擇故相向敏中孫女爲婦卽欽聖憲肅皇后是也則

學海類編 卷之
持國之言驗矣又于宮僚一條謂見師傅講讀之時少
親小臣下吏之時多乃援太宗之言謂雖與臺阜隸皆
朕親擇司馬文正公之言謂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
良之士則凡百官僚皆不可以不擇又于謹習一條歷
言游習之易移乃援真宗之詔皇子雖一戲笑亦在所
戒韓持國之侍穎士雖一靴之微亦必致察則凡所習
尚皆不可以不謹是三者皆所以養成儲德而擇妃一
事尤爲至要主張綱維則師傅賓客之責也今皇太子
賢明仁孝夫豈不知所選擇知所警戒相公相輔導開
陳之際又豈不及此而非外庭所知某所以罄竭其愚
惟略其僭瀆之罪而加意焉某豈勝區區之望

改官

省劄

勘會祕書監正字陳模經行俱優久在館閣近進東宮
備覽有補儲德正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改合入
官

告詞

敕具官模朕盛四庫之藏以儲四方之彥俾讀未見之
書以殖有用之學匪徒以是正文字爲功也爾經明行
修齒宿才壯久和鈇而寓直第仰屋以著書會粹成編
以廣儲學奏篇來上朕甚嘉之昔溫嶠獻侍臣箴于晉

學海類編
太子當時號爲洪益今爾所作非特嶠比也更秩之寵庸旌爾勤往服殊恩母替厥業可特改承事郎依前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

東宮備覽目錄

一卷

始生一

入學二

立教三

二卷

師傅四

講讀五

宮僚六

三卷

擇術七

廣誨八

謹習九

四卷

主器十

正本十一

問安十二

友悌十三

五卷

戒逸 十四

崇儉 十五

辨分 十六

正家 十七

六卷

規諫 十八

幾諫 十九

監國 二十

東宮備覽卷第一

臣 陳 模 進

始生

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

學海類編
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西漢賈誼傳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後唐天成二年上生于洛陽夾馬營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降誕之夕室中光耀如晝異香經宿不散幼時從學不爲嬉戲暮歸必令羣兒前導上徐步中衢容色莊毅行者往往避之

臣某曰重始生所以重天命也曷言乎重天命異日

之繼承國家者在是也或曰聖哲之生實出天意必有以異乎人也重其始生豈以其異于人乎曰不然昔者后稷之生也克岐克嶷無災無害文王之生也在母不憂在傅不勤彼后稷文王之異乎人與藝祖始生之祥亦無以異而天命之眷顧所以基有周基我宋者固在是也然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后稷文王與夫藝祖豈常見哉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則凡可以繼承吾國者皆天意也皆天意則凡所以重其始生者皆重天命也是故古者雖國君世子生而猶接

以太牢負以卜士齋宿擇日之儀桑弧蓬矢之射且擇諸母以爲之師保蓋無所不致其敬也况于王者之太子乎此賈誼所謂自爲赤子而教已行而其初必謹于郊見者亦曰天命在所重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而春秋子同生之書傳者猶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注亦曰重始生也則夫承祧主器上應天心下符人望者又當如之何其謹重也哉

入學

西漢賈誼傳曰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

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又曰三代之禮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

學海類編卷之三十一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本朝乾道八年宰執進呈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宰臣梁克家奏曰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宰臣虞允文奏曰此事備于禮經後罕有舉行者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臣某曰學之爲主者事其已久矣自遜志時敏積而至于德修罔覺之餘白日就月將極而至于緝熙光

明之盛其功用甚大而太子之始入學則時使之知有君臣父子之倫尊卑長幼之序而已然堯舜之道本諸孝悌孝悌之道在于徐行疾行之閒夫苟以先長後長之義克之雖堯舜之道不外是也况入學以齒國之秀選俊造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在焉以國之儲貳而下與多士伍則驕吝矜侈之習固已潛消陰化其中且坐國老使執醬而親饋之周旋揖遜于簠簋俎豆之閒罄折登降于步趨律度之內目熟體喻而孝悌恭敬之心油然而生然後承師問道

學海類編卷一
四
增益其所未能則異日光明盛大之學固無所不至
非若後世尊師重傅而徒曰講讀訓諭而已也然則
乾道閒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而
上可其奏其知所本者歟

主教

禮記王制篇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皆造焉

文王世子篇曰凡學世子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
籥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帥丞

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
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

又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
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
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
故養世子不可不謹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
而已

本朝至道元年立壽王爲皇太子謂太子賓客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賴正人輔之以道詩書禮樂之道可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也

臣某曰典樂之教始于舜之命夔而詳于周官之大司樂嘗攷其故然後知胄子與夫合國之子弟誠非樂不可以教也何者此教之本也人之情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彼生長乎富貴則所以轉移其氣質者蓋不一也于是教之以樂使

之弦歌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氣習聞乎鏗鏘節奏之音熟識乎綴兆舒疾之文浹洽其心志蕩滌其思慮優游而自求之饜飫而自趨之躍如以發而一歸中和然則教之入人也深無切于樂者胄子且然而况于教王太子者乎樂正所掌之四教雖合禮樂詩書言之而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交相養而無二理也故曰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惜哉後世以禮樂爲虛文有司具其器而不識其意而典樂之教蕩然無復存漢元帝善鼓琴瑟吹洞簫分列節度窮

學海類編
極幻眇特以爲玩好之習此臣所以動惓惓思古之心也無已則日以詩書禮樂之道以訓導之如太宗皇帝所以告李至者庶乎可矣

東宮備覽卷第二

師傳

臣
陳模進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

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西漢賈誼傳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宴謂安居

故迺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因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唐順宗本紀曰立爲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本朝慶歷七年講筵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上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師也

學海類編
卷二
紹興五年建國公出閣范冲除翊善朱震除贊讀上曰
朕命建國公至資善堂見范冲朱震當設拜蓋尊師重
傅不得不如此

臣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雖夫人猶當知之况于教
太子乎記禮者所載三王世子定師傅至于德成而
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其所係甚大賈誼所
陳教太子之說謂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
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齊楚之異其說愈明矣
嘗觀春秋時晉悼公以羊舌肸習于春秋使教太子

楚莊王之爲太子也朝于嬰齊而夕于例師傅固未
始不擇而事之亦必以禮也晉侯問鍾儀以君王何
如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晉侯與魯襄公宴于
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然則春秋列國猶皆以太子爲重師傅左右朝夕講
究如晉公卒然所問皆得以平時所講學者而對况
有道之長如三代者乎如漢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方
高帝意愛一偏廢立未定通力諫之可謂無忝厥職
者矣文帝有一賈誼不用以輔太子乃出以傅長沙

又傅梁王而使刑名之晁錯得以長景帝刻薄之資
景帝又以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而啓佑後人則畀
之寶嬰田蚡輩賴武帝英偉猶未能轉移其習汲黯
嘗以父任爲太子洗馬武帝不終用之而江充乃得
以投其奸然則漢猶不足以望春秋諸國况三代乎
國朝東宮多用老成旣已嚴師傅之擇見輒設拜又
必重尊崇之禮則固宜仁廟孝廟皆爲聖天子也

講讀

唐百官志太子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陳夷行傳曰夷行充翰林學士兼皇太子侍讀詔五日
一入長生院侍太子讀經

韋綬傳曰綬充太子諸王侍讀時穆宗在東宮方幼綬
以人閒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
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綬乃罷本朝政
和五年左庶子李詩言臣兼侍讀職當讀史竊惟史之
所書善惡兼列治忽竝載其閒固有不足爲皇太子讀
者欲望許臣于所讀史每甄別遇有不足知者始置勿
讀庶幾皇太子爲學日益而見聞一歸于正是日詔曰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皇太子始學當先稽古明道以趨先王之政而史之所載治亂紛錯是非雜撓智不足以勝之則汨亂其聰明非所先也可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書一導以經術迪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于流俗焉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聖旨令侍讀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合續講大經臣竊以孔子之言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臣於鳥獸草木之名固願多識以益淺陋况事父事君忠孝之道具在於詩尤臣務學所當先者伏望時降睿旨令耿南仲講詩從之

靖康元年侍御史胡舜涉言中書舍人晁說之乞令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閒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臣竊謂孔氏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說之何人乃以爲百家而黜之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旨以開發智慧願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詔從之

臣某曰學不貴乎博而貴乎精誦習不貴乎多而貴乎擇楊雄氏有曰多聞守之以納多見守之以卓精

且擇其卓約之謂乎東宮侍讀官始建于唐而必端
導以經學本朝因之侍講設官始于元祐伴讀說書
始于嘉祐然則東宮講讀之官莫備于本朝而其所
講讀亦未有不先經而後史也真宗皇帝嘗作元良
述以示太子其略曰欲全其德在修其身欲修其身
在勤于學所以勤于學者必首及于讀易讀書閱詩
觀禮而遺編舊史則次之至作勸學吟卒章之意持

位天下太平漢興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
之徒以文章儒術保訓東宮成就德器令皇太子宜博

送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官屬

唐劉洎傳曰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
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存亡在焉今太子處內不接正
人不聞正論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
嫌也臣以爲授以良書娛以嘉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
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于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
遞相日直東宮

元稹傳曰始叔文等蒙幸太子宮稹謂宜選正人輔導
太宗爲太子時選知道者十八人與之選而名高盛古

學海類編
斯游習之致也

本朝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見今寮屬悉令良善之士以輔翼之至于輿臺阜隸之輩竝是朕自選擇不欲令奸險巧佞之人在左右

司馬光言三代令王之教太子至于左右前後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無得在側使之目見正事耳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

臣某曰東宮官屬蓋不獨帥傅務在得人凡爲宮寮下至趨走小吏朝夕在太子之側者尤不可非其人

也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雖文王之聰明而猶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成王之幼冲而周召爲之師保則立政一書雖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必致其意然則凡百官僚豈可以不擇哉使生長于富貴者習最易移也師傅講讀之官固莫非諭之以善而出入有時進見有日在王所者未必皆薛居州也是以怠荒慢游之事淫僻邪侈之習皆小臣下吏朝夕左右者實導之見師傅講讀之時少而親小臣下吏之時多將誰與爲善哉班彪元稹

劉洎之徒必以左右之非人爲念太子之處內爲憂
皆知言者至于太宗論輔翼之道而雖輿臺阜隸在
所必擇司馬光言太子之教而前後僕從亦必孝弟
端良之士其爲慮益遠矣若夫疏廣所謂儲君師友
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此尤足爲萬世之戒
漢至成帝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而異時王氏因以篡
漢廣之言驗矣可不謹哉

東宮備覽卷第三

臣陳模進

擇術

西漢賈誼傳曰秦俗非貴辭遜也所上者告訐也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
者非斬劓人則夷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爲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
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所以導之者非其理
故也

晁錯傳曰錯爲人峭直刻深因上書詔以爲太子舍人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者以知術數也臣竊爲皇太子急之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以爲不然上古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刦殺于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

戾太子傳曰立爲皇太子立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本朝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昔元稹上書憲宗論教太子之道在謹游習可爲國遠慮秦漢以來不知謹擇其人爲儲君師友或以刑獄教或以術數進或以外戚護家事其卒兆釁稔禍皆其初之所習然則擇人安可不謹哉

臣某曰有學術有心術太子國之儲君異日將以一心運天下而學術所以養吾心術者也其可以不謹乎嘗攷晁錯江充二事未始不爲漢史文武二君惜也何者二君賢君也不能擇賢師傅以輔成太子之

德而使譎詐行險之人皆得以投其奸不明甚矣文帝寬厚仁柔所尚者非利名謙恭朴厚所喜者非術數賈誼教太子之說又明言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亦帝所加納者而卒惟刑名術數之用武帝聰明之君若深于知人者而江充之奸帝乃惑之初充與趙太子丹忤亡西入關告以陰事竟敗趙太子後充從上甘泉嘗奏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竟以屬吏皆帝所知者彼與太子忤陷之罪矣今劾太子家使豈非忤太子者又安能全之邪帝乃命之爲使縱之極奸于皇后太子之宮其不免于禍宜矣然則通賓客進異端固立傅望苑之咎而帝不悟江充前日之事而墮其奸豈得爲智耶異時漢殺大臣之禍自景帝始而武帝之賊恩傷義莫此爲甚術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國朝之教太子俾之日聞正言日見正事固已下視先漢而乾道宰臣獨以謹擇術爲言以外戚護家事爲戒可謂知所遠慮者矣

廣誨

通鑑唐本紀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

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太宗又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修身治國備在其中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

本朝藝祖皇帝嘗問王宮侍讀曰秦王學業何如對曰

近日所作甚好文辭藝祖曰帝王家兒何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爾

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崔遵度充壽春郡王友士遜嘗謁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爲王友職止于是耶士遜媿謝

臣某曰觀解牛而知養生觀舞劍而喻筆法牧羊存治民之旨斲輪寓讀書之意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存乎其閒而通倫之學者難其人也今唐太宗之于太子遇物誨之豈亦以倫類之學以開其智慮乎使太

子于事事物物知有警戒之意則過日改而德日新矣帝範十二篇之作則中庸九經之遺意也中庸以修身尊賢親親爲先帝範以君體建親求賢爲急此治道之權輿而其他皆可以類推也雖然太宗之誨太子則善矣而溺其所愛忘其可戒太子旣立復寵魏王泰而使兄弟相傾疑不能決至欲引刀自刺其自反則甚愧今觀其語太子曰汝當更求古之哲士以爲師如吾不足法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其自知則甚明也若夫文辭乃學業之餘書特六藝之一而

後世疲神竭意其中藝祖皇帝 王宮侍讀但令通曉經義王旦謂張士遜王友之職非止于學書宜矣

謹習

西漢宣帝本紀曰皇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鷄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

元帝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列節度窮極幻眇及卽位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詔皇子就學新堂宜以贊善爲名

仍而戒堂中無得戲笑及陳玩美之具

神宗皇帝初封潁王性謙虛眷遇宮寮遇參軍韓維特厚一日維侍王坐近侍以弓樣鞞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媿色亟令毀去

乾道九年上謂宰執曰皇太子少時稟性甚剛比年更事稍多愈覺練達凡少年所爲無益事者悉皆屏絕宰臣梁克家奏曰皇太子天資高明而日親聖訓涵養益以光大宗社甚幸

臣某曰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猶以凡人易移于習爲言至賈誼有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之說則獨于教太子言之然則習之移人雖夫人猶所當慮而况于生長富貴者乎世率以雜霸咎宣帝而不知游俠乃戰國策士之習而帝固嘗喜之豈復知有詩書禮樂之教异時推是習而施諸政則雜以霸道乃帝所甘心者又率以優游不斷咎元帝而不知鼓瑟吹簫度曲被歌聲乃樂工瞽史鄙下之習而帝固嘗善之豈復知以剛爲德以制命爲義异時推是習而施諸政則牽制優游亦帝所宜然者習之不可不謹

學海類編
也如此則欲養成太子之德者惟日以詩書禮樂之
教帝王治心修身之法啓迪其志慮擗節其言動勿
容有一習之或移可也然則祥符天子詔堂中無得
戲笑及陳玩美之具韓維之于穎王雖一靴之微亦
必致戒知所以爲教矣

東宮備覽卷第四

臣陳模進

主器

易震卦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
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繫辭曰震爲雷爲龍爲長子

又曰主器者若莫長子故受之以震

本朝至道元年寇準自青州召還上曰朕諸子孰可以
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
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
上遂以壽王立爲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曰真社稷
之主也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願得社稷之主乃
萬世之福

臣某曰聖人作易無非憂世而立教也况于國之儲
貳所以爲宗廟社稷之主者又當如之何其致戒哉
故潛龍之象取諸乾繼明之義取諸離皆有儲君之

義而獨于東方之震則以長子主器明言之然恐懼
修省之意則不獨于震然也震之爲義曰震驚所以
恐懼恐懼所以致福惟兢兢故能啞啞惟驚懼故能
不喪匕鬯大象乃以君子恐懼修省言之此帝王之
兢兢業業嚴恭寅畏充自抑畏之心也然則爲長子
爲祭主之不可慢忽也蓋如此雖然乾于潛龍以勿
用言見龍以利見言獨九三一爻居潛見飛躍之閒
則必明夫夕惕无咎之義離于初爻言辟咎之敬三
爻言日昃之嗟五爻言威嗟之吉乾離二卦皆莫非

恐懼修省之意而况明言長子之卦者乎後之主器者當知戒謹祇懼以無媿乎聖賢憂世之心斯可也本朝茂建元良誕揚顯冊皆以承祧主鬯爲重有如至道天子擇人以付神器至使京師之人欣欣有喜以爲真社稷主以見得人主器必有以厭人心而寇準爲天下擇君之說可以爲萬世之訓矣

正本

西漢叔孫通傳曰帝欲易太子通諫曰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立少臣願先伏誅帝曰吾特

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

唐燕王忠傳許敬宗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宋務光傳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主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

魏元忠傳袁楚客以書規之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政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木無本則枝葉零悴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也皇太子既長未定嫡副是天下無本願君

學海類編
三
三
三
侯以清宴之間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
本朝嘉祐三年御史中丞包拯乞立皇太子言東宮虛
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
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
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願采詩人盤維之義
固天下根本之地

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太子天下本本正則天下
正不可不于其早而教導之也

臣某曰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人主者天下之儀表故以一身爲天下本太子
者國之儲貳天命之所屬人心之所歸宜漢諸臣亦
以爲天下之本也是本正則國以安不正則國以危
蓋有賢而不立則莫之正有旣立而非賢則莫之正
或旣賢且立矣而不能安其位則莫之正人主牽溺
于意愛貿亂于廢立者比比也奚其正之詩曰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誠不可不謹也漢高帝不學義不
足以克愛不知根本所繫而以天下戲通之言不足
取也然四皓旣至羽翼以成未免私植黨與下遂其

謀異時傳望苑之私通賓客而太子卒亦不免有以任作俑之咎者矣昔者明王擇師傅以教太子太子親師傅以養德義而國本以固則名正而言順漢事奚足多道下至孽后亂唐諸武用事國本所係莫之適從敬宗希旨建言既立者廢中宗嗣立後亦罹禍務光元忠之徒義不足以立事忠不足以許國空言奚益哉國朝流慶所鍾建儲立本乃列聖所深念者而包拯根本之言梁克家教導之說尤爲至要蓋根本未立則欲其立既立則欲其正非喻以根本則莫知立之在所急非早于教導又烏乎而能正哉後之以國本爲念者其尙鑑于茲

問安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何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

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
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

本朝紹興三十二年立建王爲皇太子制有曰問安而
至寢門每謹三朝之禮論學而在東序務崇四術之規
臣某曰禮曰凡爲人子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又
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然則人子之事親
雖頃刻不敢忘也又曰父母有疾行不翔言不惰飲
食不知味則凡人子于其親之疾其不遑甯處也如
此况于世子之孝异日將以儀刑天下者乎此文王

之于王季朝日三而不以爲煩有疾不正履而不以
爲過武王之于文王亦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
無食息敢置也亦曰子職所當盡焉爾豈惟文武雖
舜事頑嚚之親可謂處人子之至難者而猶夔夔齋
慄克諧以孝故孟子以五十而慕稱之自未央爲壽
漢高帝遂有德色而五日一朝之制後世以爲當然
鶴駕通宵龍樓問寢形諸篇什若創見而僅有者人
子之于親當如是耶國朝孝宗之在建邸必惓惓于
三朝之禮異時繼統之後每日一朝之請尤切加意

而卒之一月四朝見則亦勉遵高宗聖訓恐廢萬機而已而非其初心也廟號曰孝宣哉

友悌

論語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唐睿宗諸子傳曰元宗爲太子嘗置大衾長枕將爲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天子于宮西南置樓其西曰華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

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勸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舊與越王元份等同侯朝于崇德門西幕次入則同班起居今蒙冊命卽移于崇德門東宰臣幙次與元份等別班起居雖恩榮益增忝冒伏望明恩俾從舊貫庶因辨色之會時接同氣之歡惓惓之誠實在于此帝覽奏謂宰相曰皇太子孝悌之性出于自然誠可嘉也乃詔仍舊

臣某曰孝悌人心之固有也而世道旣衰則是心之

本然者或失斗粟尺布之謠煮豆然箕之詩尙忍聞之哉然孝悌閨門之事也而夫子論友于兄弟必繼以施于有政者亦是心之所推焉耳故此言惟孝友于兄弟蓋惟能孝于親者然後能友于兄他日于孝經又曰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則又推吾友悌之心以敬長睦族無往而不順矣其施于政固宜矧國之儲貳異時將以立愛立敬始家邦而終四海者而不知友悌可乎然唐元宗之友悌似足稱者而溺于意愛之偏至一日而廢三子雖父子之天性且不復存

他可知矣嘗攷唐之一代自太宗至于末年卒無家法其所由來者漸蓋不獨元宗爲然可以爲萬世之戒矣國朝自藝祖之友愛太宗付以神器聖明相繼一以友悌先天下真宗之爲太子至欲因辨色之會接同氣之歡特其事之細者列聖親睦宗族至使瓜瓞縣縣本支百世則皆友悌之推也猗歟休哉

東宮備覽卷第五

戒逸

臣陳模進

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西漢成帝本紀曰帝為太子性好經書寬博謹重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
假山所費甚廣旣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眾皆褒歎其
美坦獨俛首不視王疆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
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租上下相
急剝鞭笞血流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
血山而何

大中祥符六年榮王請石保古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
及赴北園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榮王遽叱之將加捶
挺宮寮莫敢諫旣而對上復請此伶人作戲上不悅他

日上以語王旦等曰朕昔與諸王侍宴何敢如此弟兄
相接亦無游談惟是讀書著文交相質問卽位以來每
歲錫宴不過再三政慮宴喜之次言辭或至差失令當
警戒之也

臣某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則逸乃有德者之事而
奚戒之爲蓋惟有德者然後能逸則爲泮渙優游爲
心廣體胖否則曰遊逸曰逸豫凡其盤樂怠傲流連
荒亡者皆逸之爲也奈何其不戒故雖伯益告舜亦
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雖文武之聖而亦必始于憂

學海類編
二
勤然後終于逸樂况未能如舜文武者當何如哉嘗
觀周公作無逸一書而必以立王生則逸爲言蓋其
冲幼之始一流于逸則異時難以訓導故欲于其始
而謹之也然周公不惟以無逸爲戒又必言享國之
永短以起其敬畏之念嗣王而無所畏則已夫苟知
長短豈不畏天命者而乃甘于逸而罔或克壽哉後
世如漢成帝弱不克君而紀乃言爲太子時幸酒樂
燕樂贊言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其所
由來者漸則又必以湛于酒色可爲於邑先之無逸

享國之說全是而愈信矣國朝東宮師傅每擇正人
凡一玩戲一宴遊必欲其諄切致戒其以是歟

崇儉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聖
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采椽
不斷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太羹不和非憎榮
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
德

本朝嘉祐元年英宗幼養子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

七年立爲太子及入內良賤不滿三百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臣竊觀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疑慕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其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于閒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得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學問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從之

乾道七年皇太子言已降旨揮臣合被人從比親王加陪臣竊惟徒御猥眾必致請給過多雖事號爲增加于財用豈無耗蠹况今趨走前後之人不爲之少更益以倍其敢奉承今日乞添置指使直百官各二人客司四人親事輦官步軍司宣效各一十人所差取人數竝依已降旨揮施行其餘合被人數竝行蠲免詔依

臣某曰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生長于富室則易于奢而難于儉也况于國之儲貳富貴而自有之者乎嘗攷周官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

用至作歲終則惟王及后之服不會雖世子亦會矣此所以撙節其用度惟恐其儉德之或虧而侈習之易長也豈惟世子雖帝與王猶必示儉然後天下足以后妃之美則詩人以躬節儉服澣濯稱之然則王與后雖不會而所以躬履夫儉德者亦不容自懈也矧世子者眾望之攸屬一言一動之必謹則天下樂誦而願戴之否則有竊議之者矣其何以係天下之心而善天下之俗耶古人之遺子孫必以清白而所以示之者猶欲其師吾儉况爲世子者乎本朝列聖一以儉爲家法固宜英廟而下其在東宮日亦皆以質儉爲德撙節爲請也

辨分

西漢成帝紀曰帝爲太子寬博謹審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唐肅宗紀曰初立爲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辨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蕭嵩等請改外辨爲外備絳紗爲朱明服乃從之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受命以來每見僚屬皆稱
臣况至尊無二上之文事主有比肩之義按見之際啓
處不違望仍舊稱名庶安懇悃從之仍付史館

時百官
自稱姓

名宮官卽稱臣其兼宮官者自左
右庶子而下竝依宮官例參見

天禧二年禮儀院言皇太子宫僚請如至道中故事名
而不臣臨軒冊命舊奏正安之曲令請改爲明安從之
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南郊儀仗使錢惟演言正陽門習
儀皇太子立樓上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氣暄持繖障日
太子不許復遮以秉扇太子又手卻之文武在列莫不

瞻視及十三日至太廟有司設馬臺于廟內太子乘馬
至門命移臺出屏外下馬步進十四日至郊壇前驅者
解青繩將入外壝太子亟止之遙望壝外卽下馬伏以
太子英睿之德旣自天資謙恭之志實遵聖訓昔桓榮
以儲宮耑精博學謂之國家福祐書于史冊今太子持
謙秉禮發自至誠士民傳記充溢都邑狀乞宣付史館
詔獎皇太子仍以詔答惟演從其請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伏蒙睿恩誕揚典冊俾正儲闈擇
日朝謁太廟有司依至道天禧故事合乘輅用鹵簿雖

學海類編
以雷文一角螭代龍飾在臣不敏尤不敢當此盛儀聞命悚懼義當自陳欲望特詔有司不用金輅鹵簿許命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幕次易朝服行禮以安私分詔從之

臣某曰嘗讀西漢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公車令張釋之追止而劾奏之文帝雖由是奇釋之而景帝亦以是恨釋之故史曰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又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恐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

奸掘而蠱太子卒不免釋之之事固非充比而不下司馬門與乘馬行馳道中均之爲不知尊天子也粵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典叙禮秩而上下立君臣之分斷斷乎不可易也名一不正分一不明則異時召釁啓禍將有不勝其憂者孰若動必以禮遇時損益而必以正名辨分爲念者乎矧太子者天下之所仰望者也使天下心知其有尊君卑臣正名辨分之德固已聳動而知所歸戴矣異日事之爲君甯敢有干名犯分之事哉漢成帝唐肅宗與本朝列聖之厚德

學海類編
可以爲鑑而戾太子之事可以爲戒矣

正家

易家人卦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正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

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朝治平元年韓維上疏曰臣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祀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兢兢者謹之至也臣愚以爲宜歷選勲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今陛下爲元子求婦而姑出苟簡殆非所以示穎王使知室

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陛下幸留聖意焉

三年英宗皇帝始納

故相向敏中孫女爲皇子
穎王妃卽欽聖憲肅皇后

元祐七年范祖禹進家人卦解義其略曰家人之道以內爲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

臣某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

理治此之謂盛德男女之別蓋不可不謹也知所謂別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不知所謂別則內外相瀆男女易位道且不行于妻子而况于正人乎知禮之所以爲教則知易之所以爲教矣故易以男女正爲天地之大義而極其道至于正家而天下定嗚呼盡之矣昔者虞舜之紹堯自刑于二女始文王之御家邦自刑于寡妻始天作之合詩人則以美太姒之賢宗周之滅詩人則以刺褒姒之亂蓋不可不謹也西都呂氏之變厥鑑不遠下至成帝趙氏亂內外家擅

朝而王氏因以篡位武后亂唐幾覆宗社元宗不鑑
乃復敗以女子防微杜漸之君凡所以使女謁不行
外戚不得以用事者皆此慮也故聖人作易于家人
之彖不泛言利正必曰利女正亦曰女難乎其正也
故于初爻曰閑有家悔亡謂處家人之初乃治家之
始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至二爻則又明言之曰无
攸遂在中饋正吉夫女以順爲正者也豈容有所專
遂者哉惟六二之爻以陰應陽无所專遂職乎中饋
巽順而已是以正吉然則牝雞之晨古人所戒非所

以爲正矣又至上九以家人之終懼其儀刑之道無
以相孚而成無以克愛也則又曰有孚威如吉後之
欲求正家之道者惟女以順爲職男以威克愛防之
于初謹之于終俱不失其正焉斯可矣國朝如韓維
有擇妃之請蓋正家之始而欲歷送勲望之家謹擇
淑哲之媛在今日尤不可不加意者微臣敢以是爲
獻

東宮備覽卷第六

臣 陳 模 進

規諫

西漢賈誼傳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

疾逾月不朝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輔佐王爲善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汝輩爲之謀爾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

至道元年以壽王爲皇太子上謂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爲儲貳以固國本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

臣某曰人不可使一日无畏心也畏心消則慢心生矣一言之不擇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于無一之非過言一行之不謹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于無一之非過行是故古之人于太子旣冠則有記過之史使之戒謹恐懼之心常動于中而慙惕慨恥之容常形于外惟恐一過之記而終身之羞則庶乎改過遷善以日新厥德况于徹膳有宰進善有旌誹謗有木敢諫有鼓常若有

學海類編
以臨乎左右前後而不敢以俄頃自安者則怠荒慢
忽之心自無一之敢萌而况見諸行事者乎後世輔
導之官未嘗無人而記過之史與夫謗木諫鼓獨有
所闕彼安所畏而去其不善又安所恥而勉于爲善
也哉昔成湯聖君也而猶曰改過不吝曰從諫弗咈
傳說之相高宗則惓惓焉以無恥過作非后從諫則
聖告之矧夫國之儲貳實眾望之所屬當以賢聖仁
孝聞于天下者而猶有過之未改有諫之不聽可乎
然則欲養成太子之德者當如賈誼所陳斯可矣否
庶乎其寡過也

幾諫

西漢元帝紀曰八歲立爲太子性仁柔好儒見宣帝所
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
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俗儒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

學海類編 卷六
三
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順愛精神優游自甯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爲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懽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爲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本紀贊曰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一年天下陰受其賜

本朝開寶九年上以生于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李符李懷忠皆言其不便上不從晉王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曰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善今姑從之

太宗朝以契丹犯邊將大舉遣使往河北諸州料鄉民爲兵昭成太子元僖論其不便時趙普亦言其事太宗納之普爲明邪所疾元僖又上表言普開國忠臣也願復以爲相太宗從之

臣某曰父子之閒與君臣異難乎其爲諫也故夫子

以幾諫爲言夫臣之事君諫不從言不聽則納履而去雖犯顏逆耳汗車折檻殫吾之忠直可也子之事親則不然溫清定省蓋無須臾敢離者而可以去乎父母過而不諫則若寘之于有過之地諫之甚則傷恩豈人子所安者若夫幾諫則于其事之幾微言之于其幾微而諫則親易于聽子易于言矣曾子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夫諫而不至于逆且怡悅其色柔順其聲可謂善矣然猶待其有過而諫夫豈若過之未見而諫于

幾微之先者乎蓋嘗以幾諫之說而攷漢唐之事則順宗爲上元帝明帝次之順宗于裴韋未相之前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此所謂幾諫者宜韓愈以爲在東宮二十年而天下陰受其賜也宣帝持刑太深蓋刑名之學而元帝則以宜用儒生爲言光武日昃夜分蓋過于勤者而明帝則以黃老養性之福爲言後知用儒術則必不至深于持刑矣彼知養性之福則必不至過于勤勞矣此皆善于諫者然非其事未見之先則非所謂幾諫故曰次之若夫晉王叩頭而切諫

學海類編 卷六
五
似過于直者然太祖方有欲逸之謀而晉王之言已入昭成重興兵之諫則見于將大舉之始安故相之言又形于明邪方入之初皆其事之發者故太祖太宗皆易于聽亦庶乎幾諫者矣

監國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西漢高帝紀曰帝征黥布良因說上令太子監關中兵又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百人為太子衛軍于霸上

東漢光武紀曰帝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此非爾所及

唐杜正倫傳曰正倫為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

古所重今太子年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誠 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正慤能執正道故輟卿于朕以輔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晉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

乾道九年上謂宰執曰皇太子前日奏領臨安府二年幸而諳歷民事欲乞罷免庶得專意講學敷陳甚有條理已降詔不允而懇請益堅從之

臣某曰國之儲貳自親禮師傅強勉學問之外皆非其所當爲也而自春秋以來乃以撫軍監國爲太子之事不思遠矣然時方春秋固宜有此雖天王之尊而猶以世子下與諸侯之會盟况列國之干戈日尋則撫軍監國固非太子不可也春秋書公至自伐某傳者曰危之也然則雖國君猶舍社稷人民冒危履險而不自愛况知愛世子乎合二者而論

昔人洞簫釋奠之有頌龍樓侍臣之有箴翼善有記
贊道有賦凡所以爲風貳君設也然大率病于詞華
勝而紀載略亦有上五百篇之書號搖山玉彩以資
青宮之觀覽者矣殆不過採摘古今文章之富而亡
補于國家之理亂是則著書纂言豈不戛乎其難哉

祕書國史陳公比職兼宮講是編之進啓沃帝心宏益儲德其條列爲二十且拳拳以擇嬪妃簡宮寮謹游習三者爲當今之急務嗚呼大哉言乎真通今博古之學愛君憂國之忠發露而不能自閼者也其事豈直漢晉唐諸臣之比哉是書寶之東宮藏之祕府天下學士可聞而不可見益幸于公有先世舊且辱公知之近出別藁以示予因再拜請得授木以衍其傳斯文一出學者固知公之所以爲潛龍進德居業之地者深矣我朝英宗之居貳也吳公充亦以宮教進德崇儉數事而已當時書于御屏且以爲監矧公所作眡吳公尤爲加詳異時儲學之緝熙宗祏之長久公之勲德詎可量哉予因是略記其實于卷左若夫會粹之精勤編次之本末亦旣見于一札之褒嘉與公之自序云爾

東宮備覽六卷宋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
編修官陳模進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鄒
應龍榜進士嘉泰二年八月除正字三年二月以正
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實錄
院檢討官嘉定二年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實錄院檢
討模之歷官論序見於中興館閣續錄者如此今觀
告詞進表乃合先後御具書之又兼莊文府教授或
疑莊文太子薨於乾道三年模至慶元初始釋褐歷
嘉泰開禧嘉定不應尙設教授以予考李心傳朝野

雜記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設於紹興三十年時孝宗
爲建王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矣先是
十四年春建宗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名爲額在學者
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置教授以館
職兼不在宗子之列故魏惠憲王卒于淳熙七年有
子柄存設有府教授而莊文太子府亦得設教授模
以館職遂兼之爾宋史志有二子榘榘職官未詳因
書於此小長蘆朱彝尊跋

卷之三